



迎 春 曲

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教局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5年2月第1版

197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

书号：10094·111 定价：0.32元

毛主席语录

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建设社会主义，是完全必要的，是非常及时的。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

目 录

小 说

洪流滚滚.....	贾开学 (1)
振海划线.....	邹志安 (20)
迎 春 曲.....	邹志安 (33)
登 台.....	罗 健 (47)
两个队长.....	张星海 (71)
小 霞.....	立 闻 (86)
师 徒.....	姜德华 (102)

散 文

黄金季节.....	程 海 (117)
雪山红梅.....	董安民 (126)
振江大伯.....	汪涇阳 (138)
农奴的吼声.....	杨小敏 (146)
心红苗壮.....	严 肃 (153)
编 后.....	(160)

洪流滚滚

贾 开 学

“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，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。”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房！

一九六七年初春的一天，天没大亮，人们就纷纷涌上街头。不一会，县城的东西大街便成了人的海洋，旗的海洋……

在县工会礼堂召开的群众组织头头联席会议刚一结束，代表们便争先恐后地从大门里涌了出来。这时，只见一个身材壮实，浓眉大眼的红卫兵小将，急匆匆地挤过人流。他，就是向阳中学红卫兵总部司令张大勇。

张大勇望着这沸腾的街头，心情异常激动。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战斗号令点燃了他心中一把火。会上，听东风厂老马师傅介绍了他们厂实现大联合的经验后，他立即主动找不同意见的同学马进谈心，两人一致同意召开《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，促进向阳中学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》。不过，大勇现在想的更多、更深、更

远。他反复思考毛主席的教导：“这是一个大革命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。”他想，既是大革命，阶级敌人能甘心吗？走资派能睡大觉吗？他觉得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，的确是赢得这场夺权斗争胜利的关键，但必然会伴随一场激烈的阶级搏斗。在这场斗争中，必须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，认真做好本派的思想工作，热情地和对方群众谈心，使广大同学在这场斗争中经受锻炼。刚才，他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和老马师傅一谈，老马很支持，并向他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……

想到这里，大勇心头一热，恨不得一步跨回学校。

他一进校门，同学们就“哗”地围了上来。

“大勇，会议精神啥时传达？”

“大勇，你说，咱下一步咋办？”

“大勇……”

大勇看着同学们一张张热情、真挚的面孔，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这时，他发现小虎没在场，便问：

“咦，小虎呢？”

“蚤提，蚤提，这两天谁要高姿态，他就恼。什么‘妥协’啦，‘投降’啦，拿上帽子胡抡。这阵儿呀，恐怕还跟肖闯正在办公室争哩！”小胖抢着说。

这时只听得办公室传来高一句，低一句的争辩声：

“啥？大联合也不是大杂烩嘛！”

“小虎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，咱可不能打折扣呀！”肖闯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谁打折扣啦？要谈你一个去。无论咋说，我李小虎的头也不能低到他新生怀里去！”

大勇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去。

“大勇！”两人不约而同地叫着。

“大勇，你回来得正好。我李小虎是啥人，你是知道的。搞联合，我不反对。可咱‘红总’是‘阳中’最早的造反派，咋能让他们‘傲霜雪’平分秋色？”小虎抢着说。

“大勇，你听听，我说他打折扣，他还不服气哩。大家要求和‘傲霜雪’战斗队的同学谈心，他硬是反对。这算啥作风？”

“啥作风？大勇不在，我就得做主，我要为‘红总’全体战士负责！”

“你负的啥责？好好听听群众的呼声吧，小虎！”

“你一个也不能代表群众！大勇，你来评评这个理吧！”

对面前的两位战友，大勇是很了解的。肖闯沉着冷静，小虎热情单纯。他刚才不插言，是想听听小虎的病根扎在哪？这时，他忽然觉得文化大革命中跟自己一块猛冲猛打的小虎有点陌生了。他激动地说：“小虎，肖闯的意见是对的。大联合是毛主席的指示，咱不能打一丁点儿折扣，更不能附加任何条件！新生跟我们有分歧，咱应该本着求大同，存小异的原则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！”

小虎满心希望大勇支持自己，不料大勇的话恰似给他迎头泼了一瓢冷水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便脱口而出：

“大勇，你，你咋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想当初，你在‘阳中’第一个向赵明哲贴大字报的时候，那围攻你的大字报，还不是新生带的头？在围攻最厉害的时候，我李小虎坚决支持你，面对围攻、谩骂，我那回皱过眉？我，我到底为了我的啥了？你凭啥说我感情用事？”他越说越气，“大勇，我看你忘了那吃苦头的时候！你，你忘了咱们的战斗友谊！”

大勇咋能忘记呢？文化大革命初，小虎表现确实不赖，别看他只有十七岁，可真有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革命闯劲。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猖狂的时候，他和小虎并肩战斗，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。但是，大勇觉得，最近以来，小虎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，遇事自己做主的时候多了，骄傲情绪也有所流露。对战友身上这些变化，大勇早就感觉到了，只因前一段工作忙，没顾上下功夫细谈。现在，是该好好谈谈的时候啦！大勇深情地说：“不，小虎，我没忘记。回顾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，那一步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。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重大的斗争回合，毛主席总是高瞻远瞩，挥巨手，发号令，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。小虎，你想过没有，在向走资派夺权的时候，毛主席为啥号召我们搞联合？”

“革命派联合起来，才能集中火力，粉碎走资派的

阴谋嘛！”肖闯抢着说。

“我并不反对联合，可总得分个主次，有个核心嘛！”

“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，咱们不能去争当核心嘛！搞联合，和走资派的斗争，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。小虎，革命造反派如果以感情代替政策，做事就认不清方向，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！”大勇严肃地说。

小虎感到很委屈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就你们革命？我，我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？让事实去检验吧，我李小虎是铜是铁我知道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冲出办公室。

“小虎！”大勇追到门口，望着小虎跑着远去的小虎的背影，喃喃道，“这个火爆脾气，得好好拉他一把！”

肖闯走到大勇身边说：“嗯，得用劲拉他一下了。听小胖说，这两天翟克己找过他几回，不知灌了些啥米汤。我说他，他也不在乎，还说这是一种策略哩。真是……”

“翟克己？”大勇心里一动。这家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向党发动过猖狂进攻，后来在文教局长赵明哲的包庇下宣布平反，并当上了秘书。文化大革命初，他死保赵明哲，后来声明“造反”。运动中凭着一张油嘴，各方讨好，不久居然成了机关“冲霄汉”组织的二把手。对这家伙大勇早有警惕。去年，当“阳中”造反派集中火力向赵明哲发起进攻的时候，新生突然另拉山

头，把队部搬到街上。据了解，那正是翟克己和赵明哲做的醋；前几天，赵明哲在“阳中”刮“补发串连费”的经济主义妖风，又是这家伙出的鬼点子；现在，这家伙又四处活动……

大勇猛地想起老马师傅提供的重要情况来，便回头对肖闯说：“你去把‘炮打司令部’小分队的刘杰同学叫来，有重要任务。”

“啥任务？”

“先别急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要快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别忙。顺便把各连排干部通知一下，咱开个会，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工作。”

“好！”肖闯转身就跑。

“别忘了叫小虎呀。”大勇特别叮咛了一句。

“知道了。……”

吃过早饭，大勇到“傲霜雪”队部去找马进商量大会筹备工作，想顺便找新生谈谈心。走到门口，看见一伙同学正议论纷纷。他们一见大勇，就热情招呼。大勇边答应边问：“马进呢？”

“刚和新生闹翻了，正在办公室生闷气呢！”一个同学说。

一进门，可不，马进正气呼呼地盯着墙出神，一见大勇，笑了笑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新生的思想也得赶紧扳一扳。”

“咋啦？”

“大家一股劲要求联合，新生却说这是‘红总’搞的阴谋，是想搞‘并吞’。为了扩大机，还发了顿脾气。我说开会要用，他说他是‘傲霜雪’的创始人，硬和几个同学把扩大机抬走了。”

“新生呢？”大勇问。

“这阵怕回家啦！”马进说着一拍大勇的肩头，“走，到他家里看看去！”

新生家就住在离文教局不远的一条小巷里。大勇正要进去，差点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那人正要发作，猛抬头，见大勇正盯着自己，不禁吃了一惊，随即黑麻子脸上又堆上了三分笑容：“噢？我当是谁？嘿嘿，哎，张司令，你再给新生好好谈谈。毛主席的指示嘛，能打折扣？”说着转身就走。

“哼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别看这家伙嘴上说得好，谁知他背后做啥醋？”马进气呼呼地说。

看着翟克己的背影，一连串的问号在大勇脑子里闪过：新生为啥不参加会？为啥抬扩大机？翟克己到新生家里干啥？他越想越觉得这里边有鬼，气愤地说了声，

“哼！他们的阴谋休想得逞！”便一步跨进新生的家门。

新生刚才听了翟克己的话，正“嘘嘘”地出长气，没想到大勇走进来了，他觉得大勇没资格跟自己说话，想道，只要我把你张大勇的老底一揭，哼！他感到马进太不

象话了，背叛自己的战友。便冷冷地问：“你们想干啥？”

马进笑了。

大勇冷静地说：“新生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“哼，有啥好谈的？咱是‘铁杆保皇，狗命不长’嘛！”

新生说这话是有原因的，以前小虎跟他辩论，开口“我的方向正确！”闭口“你是铁杆保皇！”再加上翟克己一拨弄，他咋能不气？

大勇却不动气：“新生，过去‘红总’有些同学认为自己造反早，组织大，说话占地方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主要是我的责任。你对我有啥意见，就直截了当地批评我。现在，毛主席号召我们搞联合，尽管我们意见有些分歧，但应该求大同，存小异，尽快地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。”

马进说：“新生，大勇的话说得对，你应该好好想一想……”

新生更火了：“你们都对着哩，错都在我身上嘛！我早想过了，咱们没有大同，联合不到一块儿！”

大勇和马进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都觉得新生思想上的疙瘩三言两语是解不开的。便告辞出来。临走时，大勇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新生啊，你还是得好好想想，对大联合，为啥有人害怕？咱可要擦亮眼睛哪！防备有人钻空子，伸黑手，破坏革命大联合啊！”

“放心吧，我新生肩膀能撑住自己的头！”接着

“啪”地一声，房门被重重地关上了。

大勇和马进走出门，马进笑着说：“看，事情明摆着哩，大联合问题上的斗争，是很尖锐的。咱得既有信心，又有耐心！”

大勇点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斗争很复杂，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”

马进故意问：“那么，明天的会咋办？”

大勇坚定地说：“照原来的计划开，扩大器我们包咧！”

马进用信赖的目光望着大勇，两人不由得会心地笑了……

午饭后，大勇听小胖说翟克己又找小虎，不知说些啥？他更进一步感到：在翟克己活动的背后，走资派正酝酿着一场破坏大联合的罪恶阴谋。早晨开会，小虎在大家帮助下虽然认了错，但大勇看出他并没有真通。他正想找小虎谈谈，肖闯忽然走了进来。

“大勇，小虎和新生闹起来了，你看！”说着把几份传单往桌上一扔。大勇一看，上写“揪出政治扒手张大勇！”副题：“看看他的丑恶家史！”大勇心里一动，仔细向肖闯问明了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，吃过早饭，肖闯约小虎去找新生谈心，谁知刚出校门，就碰上几个“傲霜雪”战斗队的同学贴大字报，两人到跟前一看，把肺都气炸了！那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：“揪出政治扒手张大勇！”贴大字报的正是党

新生。小虎周身热血一下冲到嗓子眼。哼，难怪翟克己说你小子想整人哩。于是冲着新生喊道：“住手！不准你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！”新生正在贴大字报，忽听身后有人喊，回头见是小虎，便冷冷地说：“贴不贴是我的自由，你管不着！”要是在过去，小虎准会上去把它撕下来，但他却没有那样做，而是喊了声：“好，你爱贴多少就贴多少！”说完，便一气跑回学校。

这一吵，校门口立即涌满了人。新生一看人多，便把传单一撒。这时肖闯发现翟克己挤在人群里，觉得今天这事奇怪，便顺手捡了几份传单，匆忙赶回学校。

听了肖闯的叙述，大勇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：敌人企图制造混乱！他拉了肖闯一把说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肖闯刚才走后，小虎手提浆桶，夹了卷写好的标语来到校门口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浆刷一挥就抹在了那张大字报上，只听“刷拉”一声，一张写着“谁破坏大联合就打倒谁”的标语就贴上了。

“哎哎，现在了，咋还干涉言论自由？”一个嘶哑的声音在人群里喊起来。

“破坏四大，罪该万死！”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“把他拉下来辩论！”

有几个人附和着。

小虎听出那第一个声音正是翟克己，心里好生气。只听“刷”地又一声，一张写着“揪出‘傲霜雪’的幕

后策划者”的标语就贴上了。

翟克己脸色一变，突然尖声怪气地叫起来：“你，你说谁是策划者？你破坏‘四大’，就不兴人说你？
唉？”

听了翟克己的话，新生一股怒火从心头烧起，他忽地冲到小虎跟前，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你给我把它撕下来！”

“哼，你有你贴的自由，我也有我贴的自由！”小虎说着，手里的浆刷“刷”地又是一挥。新生一把抓住小虎的手。

“咋？想动武？”小胖气得满脸涨红，“哗”地把标语一放，举起了拳头。

“快呀，抓住打人凶手！”翟克己嘶哑地喊了声，拚命向人前挤去。

“翟克己，你要干啥？”正在这关键时刻，人群后传来十分威严的一声大喊。翟克己回头一看，见是大勇，脸上立时变了颜色，赶紧偷偷地溜走了。

大勇几步走上前去，说：“小虎，把那两条标语撕下来！”声音虽然不高，却很威严。小虎顺从地把标语撕了。大勇回过身，锐利的目光往人群一扫，发现不见翟克己，轻蔑地笑了笑，激动地说：“毛主席说：‘**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，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，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。**’同学们，我们有一千条、一万条理由联合起来，却没有半点理由阻碍联合。对我的错

误缺点，欢迎大家贴大字报帮助我。可咱们要想一想，为啥有人千方百计地煽动资产阶级派性，破坏革命大联合？”

一席话，说得在场群众纷纷点头。几个刚贴大字报的同学，走上去一把撕掉大字报，狠狠地扔到路边。

新生心里乱极了，铁着脸分开人群，快步向家里跑去。

大勇当即抓住时机，发动群众互相谈心。……

新生一气跑回家里，蒙头就睡。不大一会，从门外溜进一个人来，正是翟克己。

昨天夜里，翟克己和赵明哲商量了半夜，觉得眼下想方设法把水搅浑才是上策。只要两派闹腾起来，就可乘机捞它一把。谁知出师不利，初来新生家，就差点露了底。在学校门口，又碰了一鼻子灰。咳！自从上海一月风暴刮来后，形势发展真是怕人哪！但事到如今，只得豁出来干了。他觉得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只有趁明天开大会，利用新生这个憨娃把群众“轰”起来，乘乱切断电源，使大会指挥失灵。再借乱……，哼！

走进房子，翟克己见新生蒙头大睡，心里早已明白了八分！这小子害思想病啦！但却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问：“咋？病啦？”趁势坐在床头，用手摸了摸新生的额头，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，烧得不轻哩！”

新生正要坐起来，翟克己忙说：“唉，别别，这几天也够你忙累了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！”

新生叹了口气，问：“有啥事？”

“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事，随便坐坐，看看你。”说着，见新生正盯着天窗出神，也叹了口气说：“咳，马进这娃也太老实了，跟上大勇跑，听人说，明天他准备以‘傲霜雪’名义参加大会。”

“他有啥权利代表‘傲霜雪’？”新生突然坐起来。

“别，咳！别这样。不要中了人家的离间计呀！”

“啥狗屁离间计！有我新生在，谁也休想把‘傲霜雪’搞垮！”新生愤怒了。

“其实呢，赵局长是老革命了，只因对文化革命一时不理解，才让大勇上了会。可人家后来认识了嘛，还能揪住不放？赵局长说，‘阳中’的‘傲霜雪’才是真正的革命派，想站出来，可马进和你闹别扭，咳！”

“我新生对叛徒是不会留情的！”新生吼道。

翟克己见目的达到，忙站起来说：“嗨，你看我扯到那儿啦，家里还等着我吃饭呢。”

新生刚要下床，被翟克己一把挡住：“老战友啦，还客气啥？你不舒服，就好好休息吧，啊！”

翟克己走后，新生越想越气，连大衣也没顾上穿，便怒冲冲地来到队部。

马进正和几个同学印请帖呢。午饭后，听说新生到学校闹腾，等他赶去，人已散了。大勇向他谈了经过，他心急如火地赶回队部，正想印完请帖去找新生，新生正好走了进来。马进和气地说：“新生，你来得正好，